



【日】 樋口大祐 著
【中】 梁文花 译

判决



长江文艺出版社



2 031 6749 2

判 决

(泰) 查·勾吉迪 著
栾文华 译



本中译本系据泰国曼谷槟榔出版有限公司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出版的泰文本第一版译出

判 决

(泰国) 查·勾吉迪 著

栾文华 译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63号)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

黄冈报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8.75 印张 2 插页185000字

1988年7月第1版 1988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7200

ISBN 7—5354—0164—3

I·145 定价: 2.15元

内 容 提 要

泰国某小镇一个名叫发的青年，在父亲去世后，为了照顾疯癫的年轻继母的生活，与她同住在一个茅屋里，因此引起了一些人的流言蜚语，硬说发与继母有不正当的关系。发勤劳善良，在小学里当杂役，把校长看作是最可信赖的人，他的工资大都存放在校长手里，谁知校长竟利用人们对发的风言风语和发因苦闷而酗酒等情况，将其存款全部鲸吞，可人们却反而认为发诬赖“好人”，世俗的偏见对发做出了不公正的“判决”，酿成了一出悲剧，使得清白无辜的发终于悲愤而死，把他推上了绝路。

这是泰国文学界近年来脱颖而出的一部优秀作品，有较为深刻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感染力，1981年在泰国出版后，受到了评论界的广泛赞扬，获得1982年度的东盟文学奖。

人们平白无故地、冷酷地制造
出来并强加于人的一个普通悲剧。

译者的话

一九八二年六月，在北京，我曾有幸会见来访的泰国作家代表团的朋友们，他们怀着加强泰中文化交流的热望，把一些近年来的泰国优秀文学作品赠给了中国朋友，查·勾吉迪的长篇小说《判决》就是其中的一部。我读过之后，深感它是一部思想内容相当深刻的杰作。当时就萌生了想把它译成中文的念头，然而，在那时我对这位在泰国独树一帜的新崛起的作家知之不多。同年七月我到了泰国，在那一年多的时间里我多次见过查·勾吉迪先生，他当时还不到三十岁，却留了一脸络腮胡子，然而眉宇间的勃勃生气和略带羞涩的眼睛却掩盖不住他的年龄。他对文学创作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对中国十分友好。我们当然也谈到了他的《判决》这部作品。在谈话中他曾经表达了要我把它译成中文的愿望，可是鉴于国内出书难的状况，当时我是不敢贸然答应的，我一方面对他的盛情表示感谢，另一方面却又在可否的问题上不得不含糊其词，然而在私下我却对翻译做了一些准备。现在这部作品在长江文艺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得以与中国读者见面，可以说是不负作者的热望，同时对中泰两国人民思想上的沟通，文艺上的交流，恐怕也不能说是无益的吧！

查·勾吉迪是龙仔厝府人，一九五四年出生在一个卖杂

货的小店主家里。自幼生活在农村，那里是个被文明遗忘的角落。在读中学的时候他就萌发了当作家的愿望，但是初中毕业后却进入了工艺学校学印画，毕业后也没有从事印画的行业，而是做了皮包的生意。然而在此期间他却对未来的写作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他观察社会，体验各种人的生活，积累了大量的素材，一九七九年发表了第一部短篇小说集《胜利之路》，一九八〇年中篇小说《走投无路》得以出版。当时正值青年作家在文坛上沉寂之时，查·勾吉迪的创作受到了广泛的评论，得到了意外的成功。他的第一篇小说《失败者》得了“楚卡拉盖”奖，后来又在一九七九年底得了泰国作家协会短篇小说的鼓励奖。一九八一年出版的《判决》影响最大，受到了评论界广泛的赞扬。著名评论家、作家素帕·沙瓦迪拉称它是“泰国文学界新近脱颖而出的一部长篇小说……这部作品美丽得象一座刚刚落成的建筑物或雕像，它挑战式地吸引着人们去探索其中的价值。”凯·松喜说它“是一部意想不到的优秀长篇小说。”泰国书籍评选小组委员会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泰国委员会一九八二年书籍发展委员会把它推选为一九八一年最佳长篇小说，接着这本书又获得了一九八二年度的东南亚联盟文学奖。这是泰国文学的最高荣誉。一九八三年他的另一部中篇小说《平常事》面世。查·勾吉迪一跃而成了泰国文坛上的名人。

查·勾吉迪是遵循现实主义道路而进行创作的作家。

泰国的现实主义文学在四十年代末到五十年代后期曾经有过勃兴，产生了一大批优秀的作家和诗人，但是由于政治上的原因，现实主义文学销声匿迹了十几年，一九七三年十

月十四日运动^①前后才又重新兴起。当时一大批青年作家走上了文坛，中年作家也十分活跃，他们不满现状，暴露黑暗，歌颂斗争，结合当时的形势，写出了相当一部分优秀作品，可是一九七六年文学创作又遭到沉重打击，文坛又呈现“万花纷谢一时稀”的状况。血与火的洗礼使一部分作家奋起，一部分作家颓唐；斗争的紧迫使作家提出了内容比形式重要的创作原则，这就使文艺有变为简单的政治斗争工具的危险，给创作上带来了公式化、概念化的毛病；斗争的严酷和挫折又使作家无法将生活的体验从容地融铸于作品之中，作品的题材狭窄，表现手法单一，平庸的作品多起来，有新意的作品越来越少，泰国的现实主义文学在当时的确存在着向何处去的问题。查·勾吉迪拿起笔进行创作的时候面临的正是这种“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局面，而他创作上的成功又给现实主义文学以“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

查·勾吉迪为什么能冲破文坛的沉闷空气而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取得巨大成功呢？读一读他的作品是不难找出答案的。

查·勾吉迪不是抛弃了现实主义，而是利用现实主义这个创作方法剖析了社会，使作品有了十分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内涵，读后不能不使人掩卷而思，发人深省。

在《判决》中作者塑造了发这个泰国社会底层的小人物的典型形象。他只因为收养了父亲死后遗下的年轻的继母，

^① 这是泰国一次大规模的群众运动，首先由学生发起，工人、农民积极响应，当时的权势人物他依·巴博·纳隆被迫下台。

——译者

便被人说成与继母有染，人们捕风捉影，不断地在这个虚构的事实上添枝加叶，涂抹色彩。他有口难辩，因为没有人相信他的真话。他是纯洁的，清白的，可是人们拒绝承认。在人们的眼中他成了大逆不道的人，被排除在社会生活之外，失去了人的尊严和价值，酿成了一出悲剧。

发是一个劳动者，他有劳动者的优秀品质，另一方面又有阶级压迫下的传统因袭性格。他从相貌到身材都没有什么惊人之处，做的是习惯听命于人的杂役工作。他很勤劳，没有活干就感到寂寞；他笃信宗教，长期生活在寺院，曾经是个好沙弥；他很善良，当流言蜚语向他袭来，他满可以把继母逐出家门以显示自己的清白，但他首先想到的是这个疯颠颠的女人会断绝生路，后果不堪设想；但是收养她，却只能忍辱负重，然而他选择了后者。他恭顺而谦卑，校长和教员常常差遣他为自己做些私事而从来不给工钱，他不但毫无怨言，反而觉得这是看得起他，是自己的一种荣耀。他性情懦弱，逆来顺受。对于流言和污辱，他很少疾言厉色，也没有郑重其事地去澄清和抗争。他本来有机会在寺院的长老面前表明自己的清白，但他嚅嚅半天还是什么也没说出来。当他的存款被校长侵吞，他虽然也逢人便讲，张扬了一阵子，但在警察的威逼下他却默认自己诬赖了校长，赔了礼，道了歉。发排解自己内心痛苦的唯一方法是麻醉自己，是酒。发的身上有闪光的东西，也有许多愚昧、落后的因素。这是一个没有自己阶级意识的尚未觉醒的劳动者形象。

发是无辜的，可是悲剧却落到了他的头上。这出悲剧是人们喊喊喳喳的嘴制造出来的，是一种听风就是雨的舆论，是传统的偏见，世俗的眼光对他做了不公正的“判决”，把

他推上了绝路。传统的偏见总是把人分成高贵的和低贱的，高贵者和低贱者发生了争论，真理肯定在高贵者一方，因为高贵者的人格是“高尚”的。明明是校长侵吞了发的存款，发却得了个诬赖别人的罪名，发是个“酒鬼”，酒鬼的话哪能当真！校长明明是个盗名窃誉，连发的尸体也不放过的男盗女娼的家伙，但人们却把他看成了活菩萨。人们笑贫不笑娼！世俗的眼光总是抹煞人的一切高尚情操，总是以小人之心度人，这是小市民，小生产者特有的庸俗特点和阶级属性，他们惯于对弱者进行“宣判”和“制裁”。在这本书的扉页上作者有一句题词，称它是“人们平白无故地、冷酷地制造出来并强加于人的一个普通悲剧。”这是对这部作品的主题思想画龙点睛的说明。这个悲剧的制造者大多数也许是无意的（校长除外），但这恰恰是社会的一种灾难，而人们并无察觉，也许世世代代“照此办理”，因此也就更加可怕。

查·勾吉迪一开始走上创作的道路关注的就是这方面的题材，他的第一部中篇小说《走投无路》写的是一个六口之家的惨剧。本玛因为借了老板三千铢高利贷盖了个栖身之所的小棚子，但这却成了还不清的债务。年老的父亲在乡下无法过活，来到城里，开始还能为人磨刀赚点零钱，但是不幸遭劫，险些丧命，成了需要别人服侍的残废。妻子、女儿无法，只好靠卖淫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但是却为本玛所不容。女儿被赶出了家门，妻子也离家出走。本玛因为本身的债务又被“转让”给了渔业老板，因为捕鱼侵犯了别国的领海，被关押在国外六个月。当他回来之际，老父亲因为不愿成为别人的累赘而自缢身死，只有十二岁的大儿子因为要给爷爷治病，偷了点工厂的废铁，早被抓走。最小的儿子被邻人收

养。六个月内家破人亡。本玛衣袋空空，彻底绝望了，他和最小的儿子一起喝了毒药，想了却今生的苦难，但他被救活了，小儿子却死去了。他因而成了杀人罪犯，被法庭判了死刑，只因为没有隐瞒事实真相，改成了终身监禁。

这部小说是震撼人心的。本玛一家的遭遇暴露了贫富悬殊，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法律）不合理这一社会本质的真实。请看，法律可以不分缘由而宣判毒死儿子的父亲有罪，但法律却无法追究这个悲剧的真正制造者。在这个社会悲剧面前，法律不但无能为力，显得荒唐可笑，而且惩罚了本应拯救的人。

查·勾吉迪的近作中篇小说《平常事》^①则告诉读者，人们眼中司空见惯的平常事其实并不平常。

小说是以第一人称叙述的，情节很简单：一座古老的木屋，住着四五户人家，彼此鸡犬之声相闻，但是却难得往来，人们把与己无关的别人的苦痛一律看作平常事。

“我们的世界正象我们所共同居住的木屋”，这座木屋的几家邻居正是社会的一个小小的缩影。“我们正处在一个旁观社会的时代，别人的痛苦，倘若与己无关，那不过是件平常事。从这点出发，不少人（其中包括我）变成了一个冷嘲者，别人的痛苦成了滑稽可笑的事……”小说中的老太太的女儿正是这种冷漠的人与人之间关系下的牺牲品。她身患癌症，危在旦夕，可是周围的人漠不关心，无动于衷，就好象事情并未发生一样。因为人们在介入一个事情之前首先考虑的是它对自己是否有利，既然无利，何苦去管那个闲事

① 中译文请看《外国文学季刊》1984年第4期。——译者。

呢！然而江湖骗子医生看准了机会却要大捞一把。老太太的女儿表面上看是被癌症夺去了生命，但实际上夺去她生命的不如说是她母亲的愚昧、医生的骗局，算命先生的预言和人们的冷漠。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关系，正是私有制下人们的金钱关系、交换关系在普通人们中间的曲折反映。

查·勾吉迪的这三部作品在社会上产生了相当大的反响，仅《判决》一书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就印行了六版，评论家对他的作品除了一致肯定以外，也发表了各种不同的见解。

一九八二年九月二十九日，查·勾吉迪在接受东盟文学奖时曾经发表了一个演说，对他写作的动机和所追求的目标做了明白的阐述，他说：

“长久以来，人们总是这样问自己：人是从哪里来的，死的时候又往哪里去？但是人们并不能清楚地回答自己。有些智者曾经回答过这个问题，但那仅仅是一种推断，并不是一种肯定的回答，因为每一位智者的回答都是不同的。

“所以，我就不去关心我从哪里来，死的时候又往哪里去的问题。但是我却关心我以及与我一起生活的人们怎样幸福地生活，怎样与同样具有荣誉感和尊严的人们在同等的地位上生活的问题。

“我想指出，来自大自然的灾难是可怕的，它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痛苦，但来自于大自然的灾难是暂时的、局部的，它与人为的灾难不同，它是经常的、悄悄的、残酷的灾难，对于这种灾难，人们是麻木的，以至习以为常。

“人们常常问我，为什么我的作品总是使人压抑悲伤？这个问题我自己也很难回答。但是我要反问一句，难道现在的世界是一个充满光明和快乐的世界吗？

“我的作品从未从坏的方面去看世界，但是我想把世界上坏的地方揭示出来，是要以一个人类一员的身分提醒你注意，让你想一想，也许是有意或无意之间而做出的行动后果。

“以后我极想写一点令人快乐的东西，而且我也极想满怀信心地去写，忠实地去写，假如我们的世界未来真是那个样子的话。如果每个人都能过上幸福的生活，那我将向大家保证，我将绝不再写悲哀、压抑的东西。

“但是，在现在，我却不能写人们的快乐和光明，因为我不能欺骗自己，不能欺骗我们的世界。”

一个作家有这样的创作动机，他的作品产生巨大的社会反响是不足为怪的。

查·勾吉迪的作品在艺术上也有许多可取之处，他的选材风格就是独特的。泰国现实主义文学作品惯常的题材是压迫、剥削、苦难和反抗，然而人们写了千百遍的，他没有写。他抓住了人们司空见惯，但熟视无睹的日常生活的某些“小事”，从中提炼出本质的东西，加以典型化。这不但避免了与别人作品的雷同，使作品具有了艺术上的新鲜感，同时也证明了作者观察生活，开掘生活，提炼生活的卓越能力。《走投无路》虽然在情节上并无多少新奇之处，但在主题思想的开掘上却有新意。在《平常事》中，作者没有写老太太生活如何穷困，女儿工作如何劳累，受到了怎样的压迫和欺凌，得了癌症以后又如何没钱医治，求告无门。作者把老太太母女二人放在一座木屋的背景上，展示了现在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刻意描写的正是这种关系。这篇小说没有什么紧张曲折的情节，一般的作者也不大会注意这个题材，因为它是琐细的、平淡无奇的，作者正是从这些微不足

道的小事上捕捉到了带有普遍意义的社会的一个重大的本质问题。而《判决》则奇在并不是法庭的判决，而这样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却绝不比法庭稍显仁慈。泰国的一位评论家杰达纳·纳卡瓦查拉认为，“《判决》很可能是冲破泰国当代大多数文学作品框框的一部分，不管作者有意还是无意，它将有助于把泰国当代文学作品从被人们所讥讽的‘陈词滥调’的泥淖中拯救出来。”这个看法是极有见地的，也许是对查·勾吉迪作品的恰如其分的评价。

此外，查·勾吉迪在一些人物的塑造上也取得了可喜的成功。在《判决》中除了主要人物写得相当精彩外，校长这个人物也避免了脸谱化，暴露了其内心的丑恶，而职业低贱的收尸人凯却显示了内心的纯洁和感情的丰富和质朴。

查·勾吉迪还在《判决》中给人们勾勒出泰国乡间小镇充满了佛教生活气息的一幅风俗画，这对中国的读者不但有认识的价值，也给作品平添了一种新奇的情趣。

查·勾吉迪的作品也有不足之处。与他敏锐的观察力和高度的概括力相比，作者的艺术功底略嫌不足。这既表现在有些作品的结构不够紧凑和行文的拖沓上，也表现在有些人物的简单化处理（如《判决》中的颂松）。另外有些细节前后没有照应，如《判决》中每次发到校长家取钱，为什么校长要发签字？目的何在？这与后来的钱被吞掉有什么关系？读者不得而知。当然，这些不足与他的作品取得的成功相比，不过是白璧中的微瑕。

译 者

一九八五年五月于北京

序 幕

这是一个男人与一个精神不大正常的寡妇有染的故事，（假如这个女人不曾是他父亲的妻子的话，那么故事很可能就此完结。）凑巧得很，这事儿偏偏发生在一个小镇上，于是它就变成了一件牵动人心、震动整个小镇文明的惊天动地之举，人们对于这件“越轨的桃色事件”议论纷纷，而作出怎样的评判，只取决于人们心里是怎么想的而已……

人们都这么传：发这个小子，在他父亲死后还不到一个月的工夫，就把他的后娘霸占为妻了！有的更添油加醋，说他们俩早在达富躺在棺材里之前就已经勾搭成奸了……你瞧，颂松这个娘们儿可是水灵多了，发这个小子却被作践得不象个人样，简直象个鬼！

事情最初是从卖煮豆的小挑贩拉迈姑娘口中传出来的。泰历十二月的一天，是寺院长老的生日。早晨和尚化缘，善男信女都出来布施行善。晚上，村民们自发地组织一些游乐活动，场面很热闹。

夜里，民间歌舞剧正在演出。村民们有的坐着，有的站着，观众很多，早已挤到了演出棚子之外。五颜六色的明晃晃的灯光照在台上，剧中的人物边唱边舞，演员的服饰反射着灯光，金色银色闪闪烁烁地交织在一起。背景是精心绘制

的宫殿大厅，使人看起来既深邃又遥远，看客仿佛置身于金銮殿下，经历着宫中发生的事情。观众看得津津有味……

拉迈姑娘坐在戏棚的旁边，卖着煮五香豆，电石灯和装五香煮豆的扁筐放在条桌上。一群年轻人围在桌子旁，一边买煮豆，一边挑逗着卖豆人，而姑娘为顾客不失所望，也殷勤奉迎，对每个人都不偏不倚。

这个时候，发和他的继母正从桌前走过，因为是熟人，拉迈姑娘随随便便地打着招呼，而在桌旁，两三个年轻小伙子站在那里，嘴里正嚼着豆。

“发哥，买点煮五香豆吧！”姑娘笑盈盈地打着招呼。

“我已经吃过饭了！”发停住脚步，笑着回答。

“嗨，买一两把豆嚼嚼，是吃着玩的，还能把你肚皮撑破了——你不买，我白送你点儿！”拉迈姑娘缠住他，开着玩笑。寡妇颂松大概没看出这是一种极普通的玩笑，醋劲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她瞪着眼睛，劈头盖脑地冲着姑娘叫道：

“别来勾引我的男人！”

拉迈姑娘气得满脸通红，回敬了几句，如果不是发把颂松及时拉走，这场不大不小的战争肯定会在电石灯前爆发。煮豆姑娘冲着离去的颂松的背影喊道：

“哼，煮五香豆发这小子是不爱吃的，光是你张开的‘嘴’里的‘豆’他还吃不完呢！”

就是在这个夜里，由颂松自己的嘴宣布道：儿子和继母变成了夫妻，而推波助澜的则是气急败坏的拉迈姑娘。事情又极巧，按照风俗，在十二月里，人们是不结婚的，而只有狗才大发其情，拉迈姑娘的比喻更添了一点油盐酱醋。

庙会已经散了好几天了，用眼看的游戏已经完结，但是嘴上说的游戏却刚刚开始，而且看来人们的兴致正与日俱增，丝毫没有轻易罢休的意思……

佛寺在这个小镇里显然是人们活动的中心。生儿育女要到佛寺，请和尚师父按照孩子的生辰八字给取个名字，以图吉利；孩子到了出家的年龄要到佛寺剃度，在这儿修行；当然，人死了，尸首也要送到佛寺去火化；人们有事要商量，区长要召集村民开会，也要在寺里；医生要打传染病的防疫针，要在寺里进行；老头、老太太行善、斋戒要到寺里来；连警察局的警察侦察和抓人，也要顺便到佛寺里来问问——佛寺成了人们各种目的的汇集点和须臾不可离开的地方。

发自己有座茅屋，建在离佛寺很近的地方，地皮也是寺里的，所以到佛寺里来来往往的人群之中有些好事之徒常常顺便要扫上几眼，目的当然是想多了解点发和他续母之间的风流韵事，如果碰巧有所收获，那回去也好把所见所闻添枝加叶，广为传播。

发是个小学杂役，这个职业是父亲传给他的，似乎是父亲临终前留给他的一份遗产。但是就是这件事背后也有人这样讥刺他：“这个家伙把他爸爸的遗产全给包下了，其中包括他爸的老婆。”“白白在佛门混了那么长时间”……于是，他就成了个不孝之子，昔日过从甚密的朋友都离他而去，就是僧人们也不象从前那样愿意和他坐在一起谈天说地，聊个没完。发好象是被这个小小集镇的社会除了名，当然，这样说也不名副其实，有时躲闪不及，人家也会和他敷衍。